



特·塞摩希金 著
楊 立 平 譯

阿里泰到山裏去

上 卷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10321

5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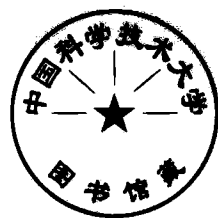
VI

特·塞摩希金著

楊立平譯

阿里泰到山裏去

上 卷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滙 434 (21-126)

阿里泰到山裏去 · 上卷 ·
(Alitet Goes to the Hills)

著 者：特 · 塞 摩 希 金
(Tikhon Syomu Shkin)

譯 者：楊 立 平

出版者：華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上 海 新 滬 路 一 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九 〇 號

印刷者：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大 連 路 一 三 〇 號

根據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49 年初版本轉譯

(滙1)1-4.000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

前記

美國主義者對於世界上每個角落的人民，牠的侵略野心和侵略行爲是沒有止境和無孔不入的，在這部小說裏，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一個詳細的描寫和一個尖銳的揭露！同時，在另外的和這相反的方面，在這部小說裏，也描寫出了蘇聯的政府和人民，對於遠在蘇聯邊疆的落後的民族，給予了怎樣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熱情的幫助。

這部小說的內容，梗概是這樣的：遠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美國的侵略勢力通過美國商人紅鼻子查理·湯姆遜便伸進了俄羅斯的領土——靠近阿拉斯加的朱可茲克海岸。這裏住着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極端落後的朱基民族。美國侵略者在侵入這裏以後，便用種種手段，在朱基族的人民中間，進行殘酷的無恥的剝削，榨取這裏的天然富源和這裏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主要的是北極地帶所特有的海產（海象、海豹、海獅等）和苔蘚地帶的各種熊皮、狐皮等。

在美帝侵略影響之下，從朱基人當中產生了一個倚仗美國人勢力來壓迫自己族內人民的敗類——剝削者阿里泰，他的生活來源，主要是靠偷竊、騙取人民的財物。他任意強佔別人妻女，和美帝侵略者勾結起來，在當地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

查理·湯姆遜在來到這裏的二十年間，把朱基族人民的血汗和眼淚，變成二十三萬七千美元，存在美國銀行裏。

直到蘇聯政府成立之後，派遣了自己的工作人員前往。塞諾蒲爾奇、亞斯和安達烈、朱可夫等第一批人，來到這裏，和蘇帝國主義、當地剝削者，以及各種迷信的勢力鬥爭，征服了種種困難，把當地人民組織起來，並且按照朱基族自己的風俗習慣，幫助朱基族人民建立了新的生活、新的文化，幫助他們創造了自己的文字等。朱基族的人民從此才得到了翻身。

漢帝侵略者的代表查理·湯姆遜因無法繼續賺取豐厚的樟腦稅，便企圖把幾年來剝削所得的大筆存款和最後搜括來的一千五百塊毛皮偷運回美國，可是船在途中翻掉了，這個侵略者仍始終逃不出滅亡的命運。在美國侵略勢力被趕走了之後，阿伊薩也失去了他的靠山。覺悟了的朱基族人民，在蘇維埃政權支持下，擊潰了公敵阿伊薩。這些地土受了多年驅迫的，被剝削了麥子的，被奪去了財物的朱基人，控訴和揭發他的罪惡。阿伊薩不可能再在海岸上過着剝削剝取的寄生生活，他不得不逃回山裏去。

作者吉洪·塞諾蒲金是一位教師，他差不多花了八年的時間，冷靜地研究了朱基人的生活習慣、語言及心理等等。他對於北極地區和它的周圍的苔蘚地帶的天然美景，它的短暫的耀眼的夏天，和漫長的黑暗的多季，都有深切的愛好。他用細緻動人的筆調，描寫出北極的風光和北極居民的明朗的性格。

書分上下兩卷，在一九四七年出版，曾得一九四八年蘇聯大作家獎金。這裏，上卷所描寫的，是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莫斯科出版的俄譯本，下卷是一九四九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俄譯本。譯文有些地方是參照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俄文原著補充了的。

第一部



第一章

從早晨起這裏就很安靜，遠遠的可以聽見人聲。海是平靜的，輕微的波浪起伏着。

傍晚時分，狂暴的北風颳起來了。海變得粗野了。浪頭不住上升。它的澎湃嘯叫的聲音在山谷間響起回音。安馬凱部落的居民跑到海邊來，迎接那從有海象出沒的地方回來的獵人們。

他們緊張地打量着這洶湧的海水，焦急地互相高呼。在還沒有融化的白雪地上，他們高大的穿着皮衣的身體，突出地站在那裏。風猛吹着。巨浪沖擊着沙灘，碎裂成翻騰的泡沫又退了回去。

「阿里泰！阿里泰！阿里泰！」一個站在岩石上的小孩，突然尖聲叫了起來。他指着海，不斷地尖聲叫着，他第一個老遠看見阿里泰，真得意極了。

捕鯨船的帆在地平線上升起來了。它高高出現在浪頭上，又消失了，投到黑洞洞的深淵裏。所有的談話都停止了。老瓦爾，這個出色的獵人，一顛一簸走向一羣激動的女人們那裏去。他穿着一件破舊的鹿皮外套，腰間整齊地束了一條海豹皮做的皮帶。他嚴肅的臉上，布滿苦難的皺紋，露出一副寧靜的、飽歷世故的神情。這老人的一生都消磨在海上。他是一個有經驗的獵人，這裏的人們都很尊重他的話。

他迅速眨着的兩眼向那洶湧的海面看了一下，一面很有把握地，低沈地說道：

「架着捕鯨船在洶湧的海上航行，並不是一件危險的事——船是用木頭做的，並且有特殊的龍骨。……」他把乾癟了的雙手，合成杯形，來表示龍骨是怎樣形成的。

「平底的皮船在洶湧的海上就不行了，它們容易翻掉。」

老人又講了許多大家都熟悉的事情，可是人們還是懷着特殊的敬意，專心聽着。女人們對海時時用焦急的目光偷看看，她們都知道，獵人們在這種天氣，會特別當心的，他們會把脹大的海豹尿脬，繫在船的兩旁。可是她們還捺不住對於她們丈夫的焦慮的心情。

海的遠處，皮船也出現了，遠遠的黑點在海浪上面上下晃動。

捕鯨船扯滿篷，開向海岸。船上的龍骨穿過波浪，愈來愈近了。大篷兜住每一陣風。

當捕鯨船靠近岸邊的時候，篷落下來，蓋住甲板上的海象的屍體。

船頭站着矮胖個子獵人吐馬圖吉。他手裏拿着一小捲細長的皮帶，留神盯着海浪，準備把皮帶拋到岸上去。船在海浪上高聳着，但吐馬圖吉的腳牢牢踏緊，四平八穩的站着，使自己的身體和船的搖擺得到平衡。他光着頭，衣服給浪花浸得水淋淋的。獵人們坐在捕鯨船上，緊張地注視着迸裂的波浪。

當船給拋到一個巨浪的高峯時，吐馬圖吉的手用力一揮，把皮圈拋向岸上，但是它又給降落的波浪帶了回來。

靠水手們用槳控制，船在波浪上搖晃了好久。吐馬圖吉多少次把皮帶拋出去，都白費了力氣。

老瓦爾獨自坐着，用一根大的木煙斗吸着煙，注意地看着捕鯨船。突然，他急忙地脫掉皮靴，捲起褲腳，從一個小孩子手裏奪過一紮和吐馬圖吉的一樣的皮索圈，他奔跑到海邊。在一陣巨浪退去之後，他跟着用一個年輕人所具有的迅速和敏捷，跳進水裏。這老人強有力地一揮手，就熟練地把皮索圈拋在吐馬圖吉的頸項上，然後他回過身子，以更快的速度跑回來，避開接着來到的新的波浪。他摔倒在雪地裏，喘着氣，女人們跑過來

幫他穿上皮靴。

「勁頭倒不小，就是不夠熟練。」瓦爾向獵人們微笑地點點頭說道。

人們站在岸上，用力把連在捕鯨船上的繃拉運來。老人站起身來，他安靜地站着，並且注意地望着一陣陣的激浪，數着它們。

人們把皮帶抓在手裏，不時地瞥看老人，聽候他的指揮。

獵人們不停地划動槳，不讓船在不恰當的時間內騰到巨浪頭上。

老人等幾個巨大的激浪過去之後，嚷着叫大家抓紧皮帶。突然，他跳起來，用全副力量喊道：

「快拉！」

岸上的人們立刻把全身的重量加在皮帶上，在喊聲和吆喝聲中把船往裏拉。激浪沖擊在沙岸上立刻退回去了，把捕鯨船遺留在岸邊的雪地裏。

一個矮壯的、頸上鼓出筋肉的人輕快地跳出船來。他的飽受風吹雨打的臉，和高出的顴骨幾乎是棕色的。他那放光的、細成一條狹縫的黑眼睛，在美國製的明角遮陽下閃着，他戴上這遮陽原是抵禦陽光的。其實，太陽早已消失在烏雲後面了，可是阿里泰是決不肯離掉他的遮陽的——他對於凡是美國的東西，都有一種偏愛。在他的光禿的頭上，披有一束烏黑筆直的髮，又硬又密，活像鯨魚的骨頭，覆蓋着他的耳朵和幾乎全部的前額。他的頭頂是一塊刷淨發亮的頭皮。阿里泰的臉和他整個矮壯的身體表現出：有力、固執和殘酷。阿里泰穿一件海豹皮製的外套，腰間纏的不是普通海豹皮製的皮帶，而是一根長的油燈燈心。在這根腰帶上繫着許多的小繫符：獸皮，一粒紅色的珠子，一根骨頭，骨頭上面雕有一隻海象的縮小圖形，還有一個二十分的銅幣。捕

鯨船也同樣有各種靈符裝飾着。它們都是用來抵制惡魔、災禍和疾病的，並且還能把好運氣帶給它們的主人和他的生意買賣。阿里泰由於打海象的豐盛收穫，心裏十分得意。

「附近一帶沒有海象，」他對聚集在他周圍的、同部落的人說道，「海象游到離岸很遠的地方去了。在那邊，遠得很哪！」阿里泰用手一劃，指向海外。

他轉過身來，對着捕鯨船，惡狠狠地叫起來：

「咳！你們這些東西！把船從海浪裏拉過來——你們全都瞎了——記號快給沖洗掉了！」

這記號就是用黑筆在船邊上寫出的「1916」的這個日期。是那個把這隻船賣給阿里泰的美國人親手寫的。四年以來，阿里泰每年都要重描一次，到現在，「1916」這個字形已經描成「1016」了。這是好運氣的標記，它已經給享樂的生活打下底子，阿里泰迷信小心地保護着它。

「把船拉過來，快點！」他高聲嚷道。

人們爭先恐後地擁到船邊，把船從堅硬的雪塊上拉了過來。船上裝着大堆的肉——三隻海象的肉。在鮮血淋淋的屍體上，還堆着十一個海象頭，上面帶有彎長的象牙。

吐馬圖吉抓住象牙，把最大的一個頭，很費力地提過船舷。他拿着象牙把這個頭推在雪地裏，在捕鯨船周圍的雪很快就染成紅色。吐馬圖吉把第十一個頭也拖出來，和其餘的排成一列。長滿鬚毛的海象頭，睜着大眼睛，成排地擺在雪地裏，就像活的一樣。

阿里泰懂得，他的朋友——那個美國人要的祇是象牙！象肉是可以丟回海裏面去的。再說，這隻船也裝不下三隻以上的海象的。

女人們，肩頭扛着小孩，站在水邊。她們嚼着海生的椰菜，靜靜地，專心望着海上的船隻。

『不行的，海象離得遠哩！這些小船上的獵人休想打到一隻，』阿里泰自鳴得意地笑着說，『我的捕鯨船像一隻馴鹿一樣，又結實又快。海象逃不出我的手。這隻船要值六張白熊皮和兩口袋白色和紅色的狐皮，這些是我付給查理的代價，額外付給他的一堆象牙，還沒有計算在內！』阿里泰向海擺擺手，補上一句說：『坐皮船出去打獵，還不是和不帶槍追捕狐狸一樣。』

老瓦爾走到海象頭的旁邊，很難過地望着牠們，說道：

『浪費了多少肉！損失了多少食物！八隻整整的海象！好好的食物給甩到海裏面去了了。』

『美國人是不會將填捕鯨船給我的。』阿里泰說。他根本不理會這個老人，向堆着海象屍體的地方走過去。這個部落的狗從四面聚攏來。牠們乖乖地圍成半個圓圈坐在那裏，牠們的聰明的眼睛盯在海象屍體上，一面舔着自己的嘴巴。從鼻子裏時時發出聲音或磨嚼牙齒，露出牠們不耐煩的心情。沒有耐心的狗就大口吞食浸透了血的雪塊。

這裏已經長期沒見過肉了。在停止用雪橇以後，狗就不再有人餵養，餓得精瘦，長出一身疥瘡，臀下掛着一簇簇的毛，在這一帶跑來跑去，爲了被丟到外面的骨頭就惡毒地互相嘶咬起來。牠們跑到苔蘚地區去，變野了，靠吃撥山鼠和地松鼠活命。祇有阿里泰的狗是肚滿腸肥的。阿里泰這人是喜歡好狗的。

終於有一隻獵狗忍不住了，衝到肉跟前去了。

『呸！等你自己的一份吧！我都在這裏捺着性子等一點點肉哩。』老瓦爾吆喝着，用他的柺棍把狗趕走。這隻狗無力地跳到一邊，氣惱地望着這位老人。

阿里泰眯着眼睛，在考究一個大海象頭。他從雪裏拖出象牙，把海象頭掉轉過來，用他的右手把象牙量一下。

「好象牙。每根大概都有二十磅重。」

沒有哪一個獵人曾經有過「磅」或是任何可以衡量輕重的東西的概念。阿里泰經常和查理做買賣，祇有他一個人完全知道磅是怎麼回事。

查理·湯姆遜是這裏毛皮貿易場的老闆，已經選中了阿里泰做他的經紀人，並且爲了好玩，教他用英國的天秤來稱海象的牙齒。

阿里泰現在提到磅這回事，不過是要誇耀他對這種重要事情的學識，並且讓大家曉得他——阿里泰，是怎樣一個無所不知的人。他眯着他的轉動不停的眼睛，說道：

「狗是不能懂得人話的。我們這裏的人也不能懂得磅是什麼東西。可是，我知道磅是怎麼回事！」——同時他露出他的一排整齊堅固的牙齒，得意揚揚地大笑起來。

「不，阿里泰，」老瓦爾搖搖頭說，「你不應該這樣笑的。狗才懂得人話哩，可是牠們不要跟他談話。我是這麼想的。」老人冷冷地說了這句話。

阿里泰橫着眼睛瞪住他。

「老頭子，你曉得什麼東西？你把你的腦筋丟在你皮帳裏沒帶來？」

● 皮帳——一種當地人的住處，是用獸皮做成的篷帳。

老瓦爾沈默了一會，閃着眼睛，訓斥地說道：

「阿里泰，每一個頭腦子都是理解力的泉源。人和畜生，甚至於小小的鳥兒——都有理解能力的。要是我們這裏的人不經過你的手，他們自己去把象牙賣給紅鼻子查理的話，他們也就會懂得磅是怎麼一回事了。」

「你爲什麼叫他紅鼻子呢？難道你不曉得他不喜歡這個？」

「你總不能把一隻紅狐狸叫白狐狸。他就是那個樣子。」老人說完之後，就小心地揀着路，不慌不忙地走向女人們那裏。

阿里泰恨恨地盯着他的背後，吐一口唾沫，加入獵人們一起。他們已經把海象頭放在雪橇上面，他們自己也套在雪橇前面排成一列，把雪橇拖向阿里泰的皮帳去。

阿里泰沒有等飢餓的人們開口要求，就喊道：

「每個人可以帶一塊肉回到自己的皮帳去。每個人都需要吃的東西。小船上的獵人反正不會帶肉回來的。那麼，就讓我來養着這些人吧！」他轉身向老瓦爾的背後叫道，「你說這班人應該自己把東西賣給美國人麼？難道這班人不要我幫忙？哼，如果他們自己去和美國人做生意，他會欺騙他們的。但是他騙不倒我。」

「唔，美國人是你的老朋友。」老人回嘴說。

人們高高興興地把肉扛在肩上帶回家去。每個人都興高采烈的。用不着奇怪呀！第一次打獵得到的肉！打獵的季節還剛剛開始。

船陸續靠近岸邊。

「停下來！」阿里泰突然叫道，「現在別管你們的肉吧——跑去幫忙把船弄回來。」

人們順從地把肉丟下，跑到阿里泰跟前。他是「這地方的領主」——這個部落的主人，這裏的人已經習慣於毫不遲疑地服從他。阿里泰的權力和威風是沿岸聞名的，甚至連住在苔蘚地區的深處，養馴鹿的游牧民族錫朱人都知道。

船已經靠近岸邊了，上面有用破舊的布片做成的篷。有一隻船，水已經淹到船的上舷。六個脹大的海豹尿脬，像神話裏某種野獸的爪子，在水面浮蕩着，使得船還能夠浮起來。穿皮衣的獵人們在船內齊腰深的水裏面坐着。他們鎮靜地、不停地搖着槳，讓自己暖和些，並且可以使船在纜拋出去之前不給沖向岸上。四個男孩站在沙灘上，準備好接住纜圈。

老瓦爾的兒子瓦姆科，把纜拋出去三次，可是都夠不到岸上。溼淋淋的瓦姆科站在船裏面，水一直淹到膝蓋上。海水在皮船的槳底下面略略的響着。老瓦爾動手脫掉他的靴子。剛好在這時瓦姆科跳到船緣上，把纜甩回來了。

老人在等候時機到來，然後又喊道：

「快！」

船被拉到沙灘上。浸得透溼的獵人們一起跳出船外。水從船底的洞裏流到外面去，鼓着氣的尿脬無力地掛搭在船的兩邊。

「海象皮是舊了，」老瓦爾嘆口氣說道，「今年夏天也該換一張了。可是又沒有海象皮。」

不久所有的船都靠了岸。這些船隻裏面什麼都沒有，祇帶回了一隻海豹。這個打獵季節的開頭，對於小獵的獵人們就很不吉利。

「如果不是靠阿里泰，我們就嚐不到肉了。」吐馬圖吉說道。

第二章

娜琴納，一個大塊頭女人，臉上畫滿了文身的花紋，正忙着替她的丈夫解掉皮靴上的溼皮帶。阿里泰仰臥着，沈默地盯着他的女人。

娜琴納把他的皮靴和毛襪脫掉，並且把緊裹在他腿上的、最外面的那條海豹皮製的褲子拉下來，把它們用在天棚的橫樑上晾乾。

阿里泰半裸着身子，祇穿了一條毛朝裏的、小馴鹿皮製的襯褲，露在一塊毛茸茸的馴鹿皮氈上。他的寬闊的胸膛、硬繃繃的頸子和鼓着筋肉的胳膊，都說明了他的不尋常的體格。的確，在整個海岸上，沒有任何人跟他比賽角力可以佔上風的。阿里泰很喜歡角鬥，常常強迫人家接受他的挑戰。往往有人給他打成殘廢。現在，他坐在他的皮氈裏，用力捶打自己有力的筋肉，好像在準備迎接馬上就打過來的一拳似的。

阿里泰的皮氈很寬大。裏面有三個燈爐，供給大量的光和熱。在燈爐上面掛着幾把壺和一鍋鮮海象肉。在

● 皮氈——在皮帳裏用鹿皮隔開來的一部分，通常有六米寬，十二米長，有一人高。是朱基人的臥室。

● 燈爐——這是一個木頭或滑石製成的碗，裏面裝着鯨油，燈心是用苔蘚做的。這種燈爐點起的火燄，作為燈光和煮東西之用。

橫樑上掛著各種不同的靈符：海獸、魚和縮小的人像。內中有一樣靈符，因為年代太久，很難認清是什麼東西——狗呢，狐狸呢，狼呢，還是熊呢。

這些靈符保護這個皮帳，抵禦魔鬼和災禍。

在靠前面的牆旁邊，有一個木盒子，上面放了一座美國造的鑲製鬧鐘。靠它來指點時間，同時也有作為一種靈符的功用：建立和美國人之間的良好生意關係。

在燈爐旁邊的一堆馴鹿皮上面，坐著老頭子荷勞吉赤裸的衰弱的身子。他是阿里泰的父親，一個信奉黃教的人。一縷長長的、散亂的灰白鬚鬚，披在他凹入的、皺起雞皮疙瘩的胸脯上。一塊精緻的馴鹿皮搭在他那皮包骨頭的膝蓋上，好像是搭在兩根棍子上面。黃教徒荷勞吉正在補著一面破鼓，他把曬乾的海象尿脬聚在鼓上。

「昨天晚上，我打鼓打了好半天，胳膊打痠了，鼓也打破了。可是我使精靈們的怒氣平和下來了，」荷勞吉用發顫的聲音說道，「你回家來，帶了這麼許多海象，就是這個道理。」

「爸爸，你說的一點不假。是你把海象騙到我船邊來的。」阿里泰更確定地說道。

荷勞吉給這個認可恭維得閉著嘴暗暗笑起來。他拿了一根鯨骨棒在背上抓癢，一面由於肉體上的快感，發出豬叫般的哼聲。然後把這根骨棒遞給他的孫子，說道：

「果果，我要聽阿里泰講話，你快替我在背上抓抓。」

● 黃教——當地的一種宗教，教徒穿黃色衣服，故名。